

名门深苑的
爱恨纠葛

宋思樵
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2247.5/S124

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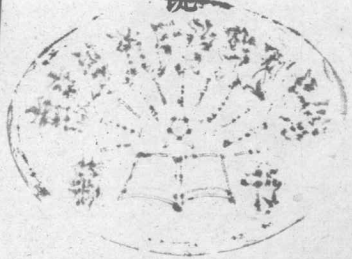
宋思樵精美爱情小说

1247.5
S124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书

宋思樵 著

「深苑的爱恨纠葛」

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Barcode
ZL176122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2292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迷——

名门深苑的爱恨纠葛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75 印张 95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-224-03435-8/I·791

定价:5.20 元

第一章

方意玲刚由英国留学回来，即遭逢一连串的变故。先是双胞胎姊姊方意如突然罹患疾身亡，继之是母亲旅游巴黎时，因交通事故客死异乡。

父亲早世在前，而学成返家后短短两年内，意玲由人人称羨、宠爱的富家千金，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女。

“我想到台湾去。”意玲向一旁整理文件的刘宛绮说。

刘宛绮的母亲于丈夫遇世后就在方家帮佣，生下宛绮后几年，因抑郁难遣，在宛绮十三岁那年冬天患了肺病，就这么走了。

尔后，刘宛绮即在方家住下，两人因年岁相仿，兴趣相投，犹如姊妹一般。

“为什么？”宛绮问：“我们在香港不是住得好好的？到台湾人生地不熟的。”

“有什么差别呢？”意玲伤感的说：“反正我已孑然一身，何况我爸爸的事业还等着我去接管呢。”

“瞧你，说的——”宛绮明白她面对至亲之人一一遂去，心中自然感慨万千。“你到台湾是纯为散心，还是另有打算？”

“都有。”

“你确定他在台湾？”宛绮似乎明白意玲的心意。

“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必须找到他。”意玲说着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汨汨直流。

望见意玲坚决的神情，宛绮即不再劝阻，只斜睨了意玲一眼，嘴角牵起一抹笑意，似乎另有城府。

他叫林世杰，是意玲的姊夫，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。

六年前，意玲的姊姊意茹因母亲反对她与林世杰交往，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，意茹愤而离家出走，过没多久，却传来她与林世杰结婚的消息。

意玲家在香港是名门望族，旗下公司公布于香港、台湾两地。当意茹下嫁街头混混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，不但香港圈为之哗然，她母亲更因此卧病不起。

“台湾虽小，但要找个人可也没那么容易，更何况……”宛绮故意问道。

“更何况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”意玲接着说。

意茹婚后偕夫婿迁居台湾，头几年听说日子过得相当清苦。林世杰靠行开计程车，仍是有一日没一日的混日子，翌年，意茹为他产下一子，唤作哲纲。

林世杰并没有已为人父的自觉，反而时常怨怼意茹拖累他。因此小夫妻俩时生嫌隙，好几次意茹在写给意玲的书信中，都提及离婚的心愿，然而最后皆因舍不得哲纲而作罢。

意玲几次想到台湾探视姊姊，都因宛绮的劝阻而罢。宛绮的理由是要她先完成学业，何况意茹的情况并不真的那么糟。宛绮曾多次回台湾，想必她对意茹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了。

“这倒真是个大麻烦。”宛绮有感而发的说：“当年意茹不是那么苍座结婚，又避居台湾，我们从英国赶回来时，应该可以和他见上一面的。”

意玲回头，疑惑的看着宛绮。

“怎么？你也没见过他？”未等宛绮回答，意玲又问：“去年我爸爸要你送钱到台湾给意茹，你不是在她家住了几天，怎么说你没见过我姊夫？”

“是……是没有啊……”宛绮避开意玲的眼神，辩解说：“那年我到台湾去时，只见到意茹和哲纲，林世赤他……他根本就已经和意茹……分居好长一段时间了。”

意玲闻言心口一紧，两翦珠泪竟相垂下。

“这个该死的东西！”

宛绮见状，慌忙递过来一条手绢。

“别难过了，嗯？”宛绮为意玲拭去泪水，回头走向餐桌，正拿起一只杯子倒水，突然屋外刮起一阵狂风，震得门扉震天作响。

“啊！”宛绮手中的杯子应声落地，碎成一片。

“怎么啦？！”意玲冲过去抓住宛绮的手臂，只见她两眼发直的望着窗外。

意玲顺着她的目光左右顾右盼了一阵，“没有什么啊，你是怎么了？”

此时宛绮才慢慢回过神来，“我……我好像……”

“来！”意玲扶着宛绮在餐桌旁坐下，“先坐下再说，看你，吓成这样，跟意茹一样胆小。”

“意茹？！”宛绮一听到意茹的名字，霍地从椅子上站了

起来，双手揪着意玲，“你……你也看到她了？”

“哎呀！”意玲挣开宛绮的手，微愠的说：“你在胡说什么呀你！意茹她……她……唉！”意玲满怀悲凄的倚着窗棂长叹，“如果真能再见她一见，那不知有多好，我有好多话要跟她说，好多问题要问她。”她转向窗外，对着夜空低喃，“意茹！意茹！你怎么舍得丢下我，让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？不，不会的！不会的！”

意茹与意玲出生时，只差了几分钟，一个活泼好动，一个温文娴静。当意玲还在英国念书时，她正忙着结婚、生子。

也许是命吧，即使她母亲将一半家产过继给意茹，希望她能丰衣足食过日子，然而，毕竟天命难违。

意茹才继承一笔为数近亿元的财产不到三个月，却突然因病撒手人寰。她的死和她的婚姻一样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争议。

“你还是认为意茹的死和他有关？”宛绮仍有几分心悸。

意玲紧抿着双唇，脸色凝重的望着窗外。

“医生不是说她死于脑溢血？”宛绮又说。

“哼！”意玲不以为然的说：“什么医生说的，根本是胡扯！意茹年纪轻轻的，又没发生意外，怎么会突然脑溢血呢？”

“这也难说，”宛绮道：“我赶到时意茹就已经火化了，林世杰也不知到哪里去，连哲纲都没见着。”

“我会找到他的。”意玲坚决的说；“我非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”

* * * * *

意玲和宛绮甫步出机场，就已看见总经理王正罡率领四、五名员工拿着花环，等候在一旁。

“董事长好。”王总笑咪咪的迎了上来，“欢迎董事长到台湾来。”

接受了嚶工们的献花后，众人分乘两部车子，直驶台北总公司。

意玲的父亲原是国际商船的船长，捱了十余年漂泊的岁月，终于攒了些钱。他首先和朋友合资在香港办了船务公司，由于经验丰富加上努力和时运，业绩一日红过一日，不久便在台北、印尼、基隆、高雄等地开了分公司。

马来西亚、印尼及泰国原本也各有一家航空货运代理公司，但由意茹继承后，不久便遭林世杰变卖。

方氏海运公司位于台北市松江路，占有地约四百坪，员工有一百余人。

“董事长这边请。”

王总引领众人搭上电梯来到十楼的公司所在。

“哇！”宛绮惊呼一声，立刻为门口的一片花海所震住。

极目处是用红色烫金的纸，雕成斗大的“欢迎董事长莅临”的字样。

随即一阵掌声响起，三百多双眼睛全盯着意玲看。

意玲客气的和大伙含笑点头，陡然间她脸色微愠，两眼望着远处一位身材颀长，着白衬衫西装祝贺的年轻人。

那人一手搭在玻璃架上，一手叉腰，不屑的将脸别向一旁。

意玲将手提包交给宛绮，朝那名年轻人走了过去。王总见状，赶紧随侍一旁。

“我是方意玲，请问你是……”意玲和气的看着他。

他轻轻点个头，“我知道你，你就是那个什么时候不好来，偏选在公司旺季最忙的时候来，一来又把大家搞得头昏脑胀、手忙脚乱的董事长，是不是啊？”那人挑起浓密的睫毛，歪着俊逸而恼人的脸庞，令意玲火冒三丈。

“你……”意玲气得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董事长您息怒。”王总边安抚意玲，边向那年轻人使眼色，“您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他是……他……他不是有意的，他是……”

宛绮悄悄在意玲的手掌上用力一捏，意玲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。

意玲深吸一口气，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是哪个部门的？”

“哦，他叫楚中慧，是业务部门的经理。”王总急着为他答话。

意玲没好气的说：“你急什么？我在问他话呢。”

王总发窘的退到一旁。

“你这么年轻就能当上业务经理，想必是有过人的才情罗？”

王总张开口正要回答，让意玲瞪了一眼又缩回去。

“嘿嘿！好说！好说！”楚中慧提起公事包，向意玲抛

了一句，“所有的才情都比不过认真踏实，明白吗？”即扬长而去，留下意玲兀自怔忡。

*

*

*

*

*

“哼！”意玲将皮包用力丢掷在沙发上，“可恶！他以为他是谁，居然敢这样子跟我说话。”

“王总说，他是业绩一级棒，待人又有套，全公司上下没一个不听他的。”宛绮说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意玲咆哮着，“我是公司的老板，惹火了我，我就让他好看！”

宛绮一边帮意玲按摩肩膀一边说：“你啊，总不能因为他出言不逊，就把这么好的员工撵走吧？”

“哼！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“不是不敢，是没必要。”宛绮走到桌上为玲意倒了一杯茶，“你想想看，一旦开除了他，岂不落人口实，说你这个董事长没度量，又刻薄小气，你说，这多划不来啊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想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办法不是没有，就看你沉不沉得住气。”

宛绮看她抿着嘴不说话，料想是同意了。

“好了，现在去冲个澡，王总帮我们准备的这间屋子挺舒适的。”

这是一间五十坪的楼中楼，落地式的水晶吊灯衬托着乳黄色的浮雕壁纸，将室内烘托得分外温馨。客厅茶几和

饭桌上各有一盆璀璨欲滴的鲜花，一座仿古屏岗当隔间，里外俱是明亮剔透一如新月向晚。

意玲刚洗完澡，一袭丝质睡袍包裹着她白析粉妹的肌肤，更显得娇俏迷人。

门铃灾时叮咚作响。

“会是谁呢？”宛绮跑过去应门。

“才刚到台湾就有爱慕者？”宛绮将一大束玫瑰花掷在意玲怀里，“喏，给你的。”

意玲笑着打开宛绮递过来的卡片。

霎时她脸色苍白，跌坐在沙发上，怀里的鲜花撒落一地。

“怎么啦？”宛绮疑惑的接过卡片，“啊?!”

卡片上夹着意茹卧倒血泊中的照片，手里亦拿着一大束盛开的红玫瑰。

“意茹?!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是他，一定是他!”

“你是说——林世杰?!”

“除了他还会有谁?”

“可是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到了台湾，又怎么会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呢?”

意玲娥眉紧蹙，心中忐忑不已。

“再说，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？”宛绮想了想又说：

“看来，不欢迎我们到台湾的，恐怕不是林世杰一个人。”

“不是不欢迎，是害怕。”意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

“害怕?!”

“嗯。”

“害怕什么？”

“多了，害怕事迹败露，害怕露出马脚，害怕——”意玲抬头盯着宛绮，“真相大白。”

宛绮心中怦然一惊，不自觉的靠向门边。

意玲好似未曾察觉，兀自低头收拾地上的残花。

*

*

*

*

*

第二天，意玲一大早就赶到办公室，她要尽快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，并准备召开董事会议。

置身在偌大的办公室内，意玲发现她的办公室上除了一些摆饰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资料卷宗。她查遍所有的桌柜仍无所获。

“奇怪了？昨天明明交代王总要……”

“资料全摆在会议室了。”楚中慧冷不防的出声，吓了意玲一跳。

“你不会敲门啊？！”意玲不高兴的说。

“唉！”楚中慧弯着手指在门板上敲了两声，“可以了吧？真是！”他转身正要离去。

“站住！”意玲一个箭步走到他的面前，“你太过分了吧！好歹我也是个董事长，瞧你什么态度！”

“你要我给你什么态度？”楚中慧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她。“我到公司六年，天天从早忙到晚，为公司尽心尽力打下每一片基业，你呢？伏着你老爸的福荫，到这儿来作威作福，

闲着无聊还要摆脸色给我看，你想巴望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意玲涨红着双颊，“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我们家就剩下我一个，而且我又刚从学校毕业，你总不能要求我一出娘胎就什么都会吧？！”

楚中慧听她这么一说，心中多少有些不忍，开口说话也不像先前那般傲慢无礼。

“那你就必须好好学，董事长的位子可不是那么好坐的。”

“说得容易！学，跟谁学啊？！”

“只要你不笨，我可以免费教你。”他笑嘻嘻的说。

“你？！”意玲轻蔑的瞄他一眼。

“考虑看看吧，”楚中慧转身离去时又嘟哝着说：“你上哪找像我这么优秀又认真的老师。”

意玲不理睬他，兀自来到会议室。

“天啊！这么多？”会议桌上摆了五堆数尺高贩卷宗。意玲坐下来，慢慢翻阅，逐一审视，约莫个把钟头，她已呵欠连连。

她拿起电话筒，拨了一内线号码，“找总经理……不在？！”她又重拨了一个电话，“吴副总在吗……什么时候回来……不必了。”她颓然的靠在椅背上，斟酌着是不是该去找楚中慧帮忙。

* * * * *

“你到底去不去嘛？！”郭美娜站在楚中面前直跺脚，

“不是跟我妈妈说好了吗？你怎么搞的？”

“是你。”楚中慧不耐烦的说：“是你和你妈妈说好的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只管去就是了，我妈一听说你要到我家吃饭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“嘿！你还是没搞清楚是不是？”他仰头叹了一口气，“我不是早告诉过你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你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？”

“不，你骗人，其实你是爱我的，只是不肯承认罢了。”美娜自信的说。

“错了，我从来没有爱过……”

“如果你不爱我，”美娜打断他的话，“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从不交女朋友？为什么我有事相求时你总是义不容辞？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……”楚中慧一抬头正巧看见意玲站在他办公室门口。

“怎么啦？”美娜循着他眼光望去，“董事长？！”

意玲笑吟吟的来到门边，手里抱着一大叠卷宗，“你们继续，我可以等。”

“呃——不！”

“我们已经谈完了。”美娜幽怨的望着楚中慧一眼，悻悻然离去。

意玲瞧两人神情，早已猜出一些端倪。

“惹你女朋友生气啦？”意玲小心的问。

“别瞎猜！她不是我女朋友。”楚中慧不悦的瞪着她，“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——”意玲闪动着晶莹的眸子，不好意思的咬咬嘴唇，你说，你要教我的。”

楚中慧接过她手里的卷宗，指着 he 办公桌前的椅子说：“坐吧！”

他打开卷宗约略作了一些分类，然后由客户引进、领提单、报关、提货（出货）、收款等依序向意玲解释。

意玲天资聪颖，这些程序倒是一点也难不倒她，至于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及财务状况，她也能很快的掌握要点，提出质疑。

楚中慧虽然隶属业务部门，但对于方氏企业的营运情形却出人意料的清楚。

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楚中慧投给他一个询问的眼神。

“像这些会计项目、财务报表，都不是你的工作范畴，为什么你府这么清楚？”

“这样我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准备跳槽，什么时候该要求加薪啊！”他调皮的说。

“不！”意玲直视着他，“你有事情瞒我。”

“别得寸进尺了，我对你已经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，你要再罗嗦，就另请高明吧！”

意玲明知他是顾左右而言他，一时间却也无可奈何。

* * * * *

刘宛绮坐在一家相当高级咖啡店里，她频频看表，又

不时引领远望。

“刘小姐!”王总急匆匆的来到身旁,“不好意思,让你久等了。”

宛绮拉长着脸,“你应该很清楚,我是不习惯等人的。”

“是,因为基隆港有一批货出了点问题,所以才晚了。”王总的态度极尽谦恭。

“好了,我不想听这些。”宛绮仍是不假辞色,“我要的次料你都带来了?”

“都带来了。”王总将一包资料袋递给宛绮,“所有相关资料都在这里面。”

宛绮抽出资料翻了一下,“既然都在这儿,那你留什么给她?”

“一些无关紧要,却得费上好几天功夫才能理清的帐册和报表。”

“嗯!”宛绮满意的点点头,“好,接下来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?”

“是的,你放心。”

宛绮抱起资料袋,走到门外拦了一部计程车,“到市立疗养院。”

寒冬又下着小雨的黄昏,天已拉下晚幕,华灯初上,璀璨的霓虹市招,穿过都市微雨的夜,流离辉映。

任凭时光流逝、四季更迭,刘宛绮明白过往的屈辱和不幸终将随着记忆的啃噬,缠绕在她的内心深处。

这时杨桃该开花了吧?她想起母亲还活着的最后一年,永信叔由大陆为她偷偷带回来一株杨花桃树,青绿的细叶,

展现在一片生气盎然。秋风一起，开了满树娇小红花，竟是嫣然无尽，予人惊心动魄、凄凉至极的美，特别是霞月时候，寒风骤起，吹落一地缤纷，四野花魂飘忽，像颗颗血红的泪。

乍暖还凉，杨桃花谢了，如同血泪已然流尽，开始结出一粒粒杨桃果。宛绮几回要母亲抗议摘给她把玩，都被严拒，说是好好的果物不许糟蹋。谁知道，小雪刚过，杨桃树已随母亲佝偻的身影消逝。